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六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一

復辟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 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

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彙於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軛張軌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二日本出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疾

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
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
璉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尚書胡濙令一辦
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
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

知僉名瑄與璉英不勝忻怵約曰 上再不可吾等

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心動

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

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 陛

下 宣宗之子憲宗各御 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

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伏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鍾鼓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

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上甚厭之事定日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訐亨及張軌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

復畏忌生死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
視君子患焉有貞亦遇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
是文武二途矣

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
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
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事與二人共入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
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旣而
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請上
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

知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
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
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
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
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
卽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
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
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拏亨數人掌兵者共謀立上
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
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

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

還也

李賢天
順曰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
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
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
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
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
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
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
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

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
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
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
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軌亨吉祥
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
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
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
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知之時天色晦冥
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
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

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上

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鼓鍾鳴羣臣百官入賀 景皇

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

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
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

淵閣事

蘇材
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
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
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 皇太子亨對曰上
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
不魯說得初 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

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
行禮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
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
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
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

要與循說鞏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
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
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
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
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知之只約內

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
已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
在今日早發

見陳循
辨冤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拏于謙王
文第二拏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
百第二日拏陳循蕭鎡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
丁澄沈敬等多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
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
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
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

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
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
宗社可特進封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
張軌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輓爲文安侯都
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
如 勅奉行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
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
口免死克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永遠克軍家小隨住
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禎
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篡位易儲依

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姦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

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

景皇
御名

有疾不能臨朝視政

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爲不軌糾

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

以樹私恩搖動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鎡項文耀

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

舉及朕復位這厮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

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
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
及原籍爲民了這廝每圖危 宗社的情理窮兇極
惡本當族滅如今體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
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
家不許似這廝每朋姦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
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輓陞刑部尚書

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
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

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琰調兵部
鄭泰李敏孟鑑張睿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
敏王駉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欒惲程南雲蔡翼嚴憎
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睿管京倉糧儲翰林
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
預弟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都督劉深亦帶刀在
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克總兵官掛征蠻將軍
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詳

水東
日記

壬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
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
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
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禍在旦夕一日遞報陳
都御史將至邑人並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
乃廣東陳副使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誤云

同上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
妃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
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上惻然曰卿

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
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
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 上曰朕更
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
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
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
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
條進橐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

秘內徐有貞既得權寵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贖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

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虎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虎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抑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間當時若以虎鎮

大同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
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
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於早除
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

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

天順
日錄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

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
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自首猶豫不決若入朝廷許
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
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

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
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
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
其餘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

天順
日錄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對曰
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曰然即從

天順
日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

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
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
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
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敬杜清等二十
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
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
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
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
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
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

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虜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虜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
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
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逮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
在欽家飲酒謀叛既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
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
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
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
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
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
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贖

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吉
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
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
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 朝欽等乘機欲殺
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鏗等先覺二鼓時即報
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逮
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屍蓋杲亦吉祥所恩
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
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
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在朝房聞鎗

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
郭英等拏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
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
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
呼尊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
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逮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
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
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
進入即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
成予拉翱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

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
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
人馳馬尋予翱等復解之忽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
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
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
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進本請急宣 聖
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
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
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

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

福也

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

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

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

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

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

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謙

本

與尚書

王翱竝之意謙嘗薦文曜賢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啣

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

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
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于謙謀反故縱者律
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構獄案日錄內
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予乃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
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
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
引用既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
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既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
累欲以致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

以已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
與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
親厚可見矣

雙溪雜記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一終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二

天順日錄

李賢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

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

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上皇

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

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亨輩

遂謂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前訢其迎 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
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
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
以爲 朝廷清正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
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卽將賢等降除叅政
等官人以爲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
折冰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
得卽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
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
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

有妄言今與有禎同責於心不堪卽召吏部尚書王
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攪擾左右
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
讒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
可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
杯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
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

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常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卽固辭曰不可時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卽言于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卽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况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某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石亨輩嫉而黜爲福建叅政上召翱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既不去福建令住南京可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禎以
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爲衆論所推入閣
與有禎同事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
之難助有禎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
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
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
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
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
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
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

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訶御史不實意有禎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令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上初

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獄是日晚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冰深尺餘明日卽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

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盖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

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

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

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

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要推問

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

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申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于權貴之
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
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
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
召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

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李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李來保送使臣而回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

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往。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上名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名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卽用之不應者卽不行但賢惟以正對。上亦漸覺。

三年郊天後。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陛下此舉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廕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太后之心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

今者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
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
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
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

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住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
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
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
讀講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

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
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
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
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
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
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
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
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
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

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
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
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上復曰卿
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要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
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
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
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
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上
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
卽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

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卽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旣出見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
賢曰誠如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
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
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上又恐其謀奪情卽令
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
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
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
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

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

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賊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

予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

都御史兩人中推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

平易亨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

榮賢以爲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

賢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

謝而從之一日 上名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然賢請勅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
之不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
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
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
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
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
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

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上遂決卽日白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于鳳陽造房屋畢日上名賢曰今可送去勅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

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
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
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婢老婦五六人
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
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
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
美事旣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
僧徒多濫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
聚集數萬 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卽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爲左右所沮也一日上召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遂決乃命行人齎勅書束帛造

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卽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

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卽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

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

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

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名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爲左春坊左

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名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
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
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
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
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
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
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
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病
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閒不

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
是賞文幣四表裹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
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
傅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
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
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旣稱衰病務
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
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

以答 朝廷致意間日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
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涼欲歸亦
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
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
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
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
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
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
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致發腫五

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卽問之左右以疾對
卽遣太監裴當齋羊酒來視疾六月一日復遣當同
太監安寧齋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劉禮調治四
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每來必
以政事數十條叅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
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
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
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講學凡有輔
道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況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替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

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
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爲善 上首
肯之且曰旣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勅
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身賢卽拜賀云此舉
實 帝王盛典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
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
爲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爲之奈何賢
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
爲良法其私情旣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

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卽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處叅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陛下再加叅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

則名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
息至申初復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
處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
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
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 祖宗孝 母
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
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爲堯舜
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
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
稷蒼生之福也

駢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
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
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
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
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
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
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
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
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

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
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
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
容言於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
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
無厭寧有紀極上卽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
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
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卽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叅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上曰然卽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訓以爲不可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

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
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
復位時卽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
卽斥之方止及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
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旣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
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
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

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冬十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提抄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上初不悟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

左右貴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旣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蓋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卽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爲瑜至必不用又謂石總兵已達於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爲尚書羣小愕然衆毀

方息

上初雖聽賢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于賢所言者召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謂賢危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

是舍其非不宜見譴。上乃止。終不以爲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爲當說。濟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旣至。上召賢

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卽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涼之人。旣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况無功戴罪。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

之且責其非溥慙愧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

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
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
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上皇復位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
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軌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
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
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

殺王文干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
軌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
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陰圍蔽太陽
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
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
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
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
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

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支及今辯之于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社稷綿遠端兆

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

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卽出榜禁約

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

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

賢曰此

祖宗舊制卽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

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

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

部尚書王翱及予三人待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

于其中名布政蕭暉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

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爲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
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爲然不意
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再不可
舉賢以爲實然一日 上名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
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
悅者遂召富爲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爲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 勅戶

部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上召賢
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
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
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
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
子弟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上召賢
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
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
義。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太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曰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
之心幸甚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
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亦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名
問其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要其當然後行是以政
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
收斂其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
眷至厚一旦有失即置于法畧不假借用是不敢肆

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以上名賢問
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
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
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

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
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
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
日賢言于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
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

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卽有漏泄於彪者上召賢謂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

曰誠如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

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上曰然卽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

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

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
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

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
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

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
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
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

位安用如此撈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依
然在職豈有毀戮降黜之事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計

無所施矣招權賄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天順初以迎 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蠅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

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賚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
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
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天下氣候關于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于親
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
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于上氣乖
于下一年甚于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
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
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內之民無饑寒流離之苦由
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

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輓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于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名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名用以見朝廷悟亨之非

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人名至京師上憐其衰
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在刑
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軫之爲人亦
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
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軫遂召
爲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上嗟悼良久曰
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
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
尼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

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
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讐害人涉虛者
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
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名問畢從容
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
多不能存活 上曰爲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
安得蘇息 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
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

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
申報巡撫巡按官灾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
免三分已而天下奏水灾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
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
賢多言取愆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
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
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鼓
其說者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
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

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重之賢對曰此乃私
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
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
能答題意具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
息不然欲訶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
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
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朝臣
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字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
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

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
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
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
如此乃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荆倒馬二關
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
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
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
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
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可獲見我兵不動
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

恐上意初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爲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疎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爲兵部侍郎其巡撫湖廣亦暫設耳上以爲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上亦以爲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上召言及諒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

上以爲然命下輿論亦愜翔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
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數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
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
算不行救護 上名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

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灾
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
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
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
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

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序若如此罪可
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
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
右侍郎不可久缺况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
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
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
布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
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軫輩害之寧
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翱曰 聖恩所放

最當卽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上召賢曰大理

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爲緊要今雖
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
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謂吏部尚書王翱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
見于文華殿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
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
涉虛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旣以

爲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
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
敢辯理賢曰若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
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
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
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
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
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

須與戶部議一日上名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
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
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
以省冗廢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
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
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
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求存然
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

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賤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危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反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倡獫過河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翺

及馬昂四人言於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
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
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
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
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名
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
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
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

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

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

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

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

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

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卽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

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遼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

首碎其屍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

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

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

東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捨馬驚亂以爲出征之
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拏住予亦
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卽出
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
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
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
位今被逢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謂此
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
除此害卽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人防
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

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
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翽等解之及天明上
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
予翽等復解之忽有孫鐘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
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
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
之子慮其脅從者不寧卽投本進入請急宣聖旨
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
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

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禎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卽言御史聽有禎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於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

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獎之慰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於己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己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于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己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爲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絕嗣而不悟也諫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軌楊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內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于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寇深被賊害之夫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
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既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
尚書蕭維禎居首曰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
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
其所爲如此誠不可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
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
從衆論上召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爲賊所傷乃

能力疾恭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勅奉行賢
卽具本辭免。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
承命所辭不允明日。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
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上
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
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
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
秩不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
光不然雖兼十官亦非美祗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
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

十員名爵之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革之一空能免
誅謫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
也士大夫宜以此爲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自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
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
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
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
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
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
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

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論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賢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

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

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官
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
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藩羗民叛亂
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統兵頡頏難以成
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
帥師弟子輿戶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
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兼統貴州九百
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
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 上曰然此
等事情誠非穩便卽日名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

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雙目卽熱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爲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

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

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

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

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

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

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十

百人能干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

行事人莫能及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

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

然曰引問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退
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
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
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
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
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旣缺大軍亦難駐劄况
今年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
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
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
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

爲允當。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琚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卽召賢曰：石琚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退。賢曰：誠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睿可以代之。賢曰：張睿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卽報琚疏乞致仕，琚速上陳。上見琚疏，意却不忍，曰：琚爲

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同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琚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旣留之張睿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睿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琚之求退喜睿之當陞若非先報琚亦不知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琚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于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